

九十年前，台中鄉下地方有一位年輕人，他對世界充滿好奇、對人生充滿期待。於是他從鄉下出發到日本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。東京帝國大學畢業之後，他的好奇沒有滿足。他繼續前往英國牛津大學。牛津大學畢業之後，他仍然沒有滿足。他前往法國，進入巴黎大學。巴黎大學的課業結束之後，他繼續前往德國，進入慕尼黑大學。十多年之後，這位年輕人興奮地回到台灣。一九二九年，他用同樣興奮、同樣熱烈的心，寫下：「我要把女性和男性同等對待；我們要對一切社會問題、政治問題有所覺醒；西歐文化蘊含著人生深處的歡愉和喜悅。它重視人的生命，肯定人生；我們要在肯定人生的基礎上，把人生善化、美化，我們要讓蕃紅花在大地的沙漠上開放。」

他辛苦工作，為了言論自由，也為了成立一個新的政黨。他說：「四十年來，我在台灣所追求的，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，乃至以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，第一是民主，第二是民主，第三還是民主。」可是他並沒有太大的機會。在威權體制下，他立即成為政治犯。在生命的晚年，他雖然有機會幫助成立民進黨，可是他一生困頓，甚至從來沒有機會享受愛情，雖然他一生渴望著愛情。（註二）

更是困難，它需要所有人、特別是政治領袖們的善意和謹慎。今天，「二二八」六十周年的今天，讓我們跨出和解的第一步。我們可能來自不同的地方，我們可能背負著不同的歷史，我們可能對台灣的未來有不同的想像。可是，我們都要在這個地方共存和共榮。感謝God和他的工作伙伴，讓我們今天有機會聚在一起，透過音樂和台灣的過去、現在、以及未來產生共鳴。

#### 編註：

一、文中所指係林獻堂長子林攀龍（一九〇一—一九八三），二十年代台灣文學理論先驅者之一。林攀龍曾先後留

# 我們還有一件事情沒有完成

## ——「正義無敵」演唱會演講全文

吳乃德

於是，他成立社團，追求他對台灣的期待，希望「在大眾心靈的土地上播下文化的種子。」可惜在日本殖民政權底下，他沒有太大的機會。後來殖民政權走了，另外一個政府來了。他同樣沒有機會。結果，他成爲一個生意人，安靜地走入歷史，也被歷史遺忘。（註一）

我們卻發現：我們的國家並沒有因為民主而提升。我們的社會比以前更分裂，我們的政黨、不同立場的民眾和媒體，甚至將對方看成敵人，而不是將對方看成民主社會中，共同生活的政治伙伴。因為，「我們還有一件事情沒有完成」。

學日、英、法、德等國，一九三二年二月回國後，婉謝台北帝大聘書，返鄉從最基層的農村推廣新生活運動，創立「一新會」（又稱一心會），積極提倡並推廣本土固有文化。著有《人生隨筆》廿六篇。

將近六十年前，一位在江蘇鄉下出生的年輕人，來到台灣。他同樣對生命充滿期待，可是他沒有來得及長大，就必須響應祖國的召喚。他十七歲參加青年軍，承擔保衛國家的重大責任。

我們追求轉型正義，因為：如果我們不願意一起面對過去的錯誤，我們就不可能擁有共同的未來。透過轉型正義，一個社會正式告別它的過去，同時也宣告新時代的來臨。透過轉型正義，一個社會向他的人民和後代宣示：正義、民主和人權將是我們共同生活的基礎。接受真相並不容易，它挑戰我們原有的感情和認知。和解

二、文中所指係民進黨創黨元老之一的傅正（一九二七—一九九一）。傅正，江蘇人，一九五〇年隨軍來台。曾爲國民黨員，後跟隨雷震參與「自由中國」以及籌組「中國民主黨」。一九六〇年與雷震同遭警總拘捕，被囚禁六年又三個月。一九八六年與黨外人士組成民主進步黨，成爲戰後台灣戒嚴時期唯一參與兩次組黨的民主鬥士。

他來到台灣之後，因為曾經目睹、同時也經歷了中國的苦難，他熱切希望所有在台灣的人都能避免這樣的災難。